

# 大卫·德席尔瓦博士， 《彼得后书》和《犹大书》 第四节

犹大书充满了晦涩的暗示，充满了激烈的辩论，探讨的是一个模糊的局面，或许它被恰如其分地放在了新约圣经的后部。它往往被尊崇，却又被轻易地遗忘。犹大书在标准的主日经书中从未出现过。

我想这在教堂里很少是读书会的主题。它不太适合个人灵修。如果圣经出版商停止印刷犹大书，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注意到。

犹大书对现代读者来说，有几个挑战。首先是篇幅太短。我们只能通过短短的25节经文，来窥探收信人的生活，并理解作者当时的处境。

我们对这位作者的了解，远不及我们对保罗、雅各或那位写下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的长老的了解。因此，他更像是一位正典上的熟人，而非朋友。其次，这封书信的重点在于审判和定罪。

作者声称，这本书本质上是对某些人为了满足自身贪婪和自我中心的欲望而进入教会并开始利用其成员的攻击。宣扬上帝的审判以及对基督教实践的严格规定，与21世纪包容和多元化的价值观格格不入。第三点是作者经常含糊地引用旧约中的情节以及圣经以外文本中的图像。

如果读者希望充分理解这封简短的书信，就需要对早期犹太文献有广泛的了解。第四，犹大书在教会历史中受到的评价褒贬不一。早期教会对其权威的看法存在分歧。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对圣经以外的文本具有吸引力。路德并不确定它是否具有足够的价值，足以被收录进新约。犹大书提供了什么来证明它被收录进正典，即使在其末尾也是如此？通过这门简短的课程，我希望阐明犹大书对正在进行的门徒训练和事工至少做出了三项重要贡献。

首先，犹大强化了贯穿新约始终的信念：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有一个目的：将我们从旧我的情欲和渴求中释放出来，转变成一个在神面前无可指摘的新人。在犹大看来，任何其他对神恩典的回应，任何其他对神恩典的运用，都等于否认我们唯一的主宰和主耶稣基督。犹大会认同约翰·卫斯理的强调，即神不仅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也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使我们真正活在圣洁和公义中。

其次，犹大书提醒我们，我们在神面前的责任，也就是神审判的必然性。他特别将这一点与牧养的正直联系起来，从而始终向我们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从事宗教事业，是为了服侍神托付给我们的子民，成就神的旨意，还是为了满足我们自身的利益，无论是显而易见的私欲，还是为了满足自我和日用饮食的隐蔽诱惑？那些震撼众多宗派和一些非宗派教会，使福音蒙羞的丑闻，提醒我们，这些危险始终存在。第三，犹大书提醒我们，我们要彼此负责，彼此有责任彼此督促。

这显然与21世纪西方教会的处境格格不入，尤其在如今的西方教会中，个人不受他人压迫性干预的自主权正日益受到重视。犹大书向我们传达了一种反文化的话语，鼓励我们勇敢地介入，帮助那些在主里走上与上帝恩典所引领方向相反的兄弟姐妹，使我们在成为干预对象时谦卑地倾听。仅凭这些贡献，犹大书就值得我们继续认真聆听。

这封书信的第一个词是争议最大的：犹大，犹大，耶稣基督的奴隶，雅各的兄弟。犹大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名字，源自十二族长之一的名字，事实上，他的名字赋予了古代以色列境内现存最悠久的政治实体——南部的犹大王国。我们在《新约》中遇到几个名叫犹大的人。

加利利人犹大是一位革命者。犹大是雅各的儿子，也是门徒之一。他不是约翰福音里说的加略人犹大。

当然，加略人犹大出现了。但我们在《使徒行传》中也发现了大马士革的犹大、巴撒巴的犹大，以及福音书中提到的犹大。犹大是耶稣的同父异母弟弟，也是雅各、约瑟和西门的兄弟，以及两位或更多未提及姓名的姐妹的兄弟。作者将自己描述为耶稣基督的奴隶和雅各的兄弟，最清楚地指向了最后一位犹太人，因为只有当兄弟在自己的圈子里非常显赫时，人们才会将自己与兄弟而非父亲联系起来。

耶稣的同父异母弟弟雅各，似乎直到耶稣复活之后，也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向他显现之后，才稳固地成为耶稣的追随者，正如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5章7节中读到的那样。然而，雅各很快就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这肯定是在保罗访问耶路撒冷的时候，保罗在加拉太书2章1-10节中提到了这一点。雅各也在使徒行传15章的耶路撒冷会议上扮演了领导角色，并在会上发表了最终决定。在使徒行传21章中，他再次向保罗发出指示，旨在消除犹太基督徒对保罗及其使命的怀疑。

尤其是在19世纪，历史批评的兴起促使学者们重新探讨所有新约作品的作者身份。犹大书也不例外。如今，常见的评论认为这封简短的书信并非犹大本人所写，而是由一位后来以犹大之名撰写的作者所写。

我们将简要回顾反对这封信真实性的论点，以及我个人认为这封信出自耶稣同父异母弟弟犹大之手的理由。反对这封短信真实性的第一个论点是，有人声称它显示出作者身份为公元一世纪末或二世纪初的迹象。具体来说，它有三个特点……

然而，在我看来，这个论点最不具说服力，事实上，早就应该被摒弃，因为犹大书实际上并不具备任何所谓的后使徒时代作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对基督再来的期盼逐渐消退。然而，犹大书却展现出一种强烈的期盼，至少是期盼上帝果断介入，审判世界。

虽然犹大书并没有强调其时间上的临近性，但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并非如此，当然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期望的实现会有所延迟，例如，我们在彼得后书中就明确指出了基督再来和上帝审判的延迟问题。第二个特点是呼吁教会高层解决地方教会的问题，例如在公元110年左右写成的安提阿依纳爵书信中就曾提到过这一点。但犹大书中没有出现这样的呼吁。

甚至没有提及教会职务。第三个特点是“信仰”一词的使用据称从一个动态关系术语沦为指称一套教义的术语。这是一个特别成问题的标准，原因有二。

首先，“信仰”一词在教会历史的早期就被用来描述一系列的信念和生活方式。这种含义早在加拉太书第1章第23和24节就已出现，保罗在那里回忆起早在公元40年犹太基督徒就谈论过他。当时，犹太的基督教会还不认识我本人。

他们只是听到有人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如今传扬他曾试图摧毁的信仰。这里的“信仰”显然不是一个关系术语，而是指一系列信念和实践模式，定义了保罗先前反对的运动。这一特定标准也使保罗更典型地将“信仰”用作基督徒与耶稣之间信任的关系术语，而不同于其他用法，例如早期更活跃的信仰与晚期更僵化的信仰。

然而，请注意，即使是保罗，他所引用的“信心”一词的含义，也与他在加拉太书1:23中引用的那些犹太基督徒的含义相同。例如，在腓立比书1:27中，我们读到：“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用“信心”来表示福音信息的内容，在当时的任何时期，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都是恰当的。

无论反对或捍卫福音，信仰都是其背景。这封信的希腊语水平也常常被认为是这封信并非由历史上的犹大所写。一个加利利工匠的儿子能写出我们在这封信中看到的希腊语吗？实际上，我们对犹大在传道工作之前（或许是在传道工作的同时）的技艺和职业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这是否需要他更流利地掌握加利利的第二语言，即希腊语。

我们或许会假设他参与了家族的建筑和木工生意，但这仅仅是个假设。并非所有家庭成员都会参与父亲的生意，而且生意也可能不足以养活那么多家庭成员。一些学者也常常忽略犹大在耶路撒冷这个多语种城市领导宗教运动的经历。

雅各、犹大和早期基督教运动的其他领袖们应该经常与居住在耶路撒冷或偶尔参加重大朝圣节的希腊语流散犹太人接触。犹大也有传教的经历。优西比乌斯援引公元三世纪的尤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Julius Africanus）的记载，称耶稣的亲属在加利利地区担任传教士。

在加利利的几个城市，用希腊语讲道和教导会非常有用，甚至必不可少，例如塞佛瑞斯、提比里亚和伯赛大犹流。如果他们的传教范围延伸到低加波利的城市，例如西徐波利斯（加利利犹太人前往耶路撒冷时，如果不经过撒玛利亚，就会经过那里），或者格拉森或希波斯（这两个城市都面向加利利海），那么提高希腊语水平确实有必要。保罗认为耶稣的兄弟们肩负着更广泛的使命。

他向哥林多的皈依者讲述了其他使徒和主的弟兄们，他们作为巡回传教士和教师，带着妻子同行，教会也为他们提供支持，希望这些哥林多信徒熟悉这种做法。你可以在哥林多前书9章5节找到这方面的内容。无论犹大之前的职业是什么，在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个领域传教，都会迫使他加深对希腊语的掌握。犹大的信展现了丰富的希腊词汇，但希腊语风格并不出众。

人们普遍认为，掌握词汇比用第二语言自然地表达更容易。犹大也有可能，事实上很有可能，他会寻求其他更熟悉希腊语和写作的基督徒的帮助，就像犹大写信给讲希腊语的皈依者一样。最后，一些学者对这封信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理由是犹大书第17和18节在讲述读者时回顾了使徒们的去世。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务要记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使徒的预言。他们曾对你们说，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情欲。然而，仔细阅读就会发现，经文明确地吩咐听众要记住使徒们说过的话，而不是要记住使徒们，仿佛他们已经死了一样。

后者是一种可能的推论，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可能性，更不用说必然性了。因此，这些经文并未暗示具体的日期。此外，作者推测他的读者可能曾亲耳听过使徒们的这些话，因此，作者将其中至少一部分，最自然地，归结为教会存在的第一代。

这封信扎根于巴勒斯坦犹太传统，这或许是其真实性的一个积极迹象。作者引用的圣经短语更接近希伯来语《旧约》文本，而非七十士译本（七十士译本是旧约的希腊语译本，在东地中海地区讲希腊语的犹太人中广泛使用）。例如，犹大书第12节将入侵者描述为被风吹拂的无水云。

在希伯来语箴言25:14中，自夸的人被比作无雨的风云。然而，在七十士译本中，自夸的人仅仅像风云和雨，忽略了原文的主要特征——一场狂风暴雨，毫无用处。在犹大书13节，入侵者被称为海里的狂浪，像海里的泡沫一样，翻涌着他们堕落的灵魂。

这再次体现了希伯来语《以赛亚书》57章20节的经文，其中恶人被比作翻腾的大海，海水翻腾着污泥和淤泥。七十士译本对这节经文的理解缺乏那种汹涌澎湃的大海翻腾海底淤泥的有力形象。在七十士译本中，恶人将被海浪抛来抛去，不得安息。

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引用了《以诺书一书》，这本文本似乎是在巴勒斯坦撰写并被广泛阅读的。我们将在稍后研读这封信时深入探讨这个主题。作者似乎也熟悉关于该隐等圣经人物的圣经外传说，这些传说也出现在巴勒斯坦的文本中，例如阿拉姆语的塔古米（希伯来圣经的阿拉姆语释义）。

关于这封信的日期，除了雅各的显赫地位外，没有明确的内部线索，因此推测其写作时间是在彼得离开耶路撒冷、雅各就任领导职位之后。另一方面，耶稣的弟弟很可能在世。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这段文字的写作时间大约在公元50年至80年之间。

没有任何关于圣殿存续或毁坏的记载，对于断定年代毫无帮助。沉默的论证总是站不住脚的，尤其是在用于一封明信片般长度的信时。因此，我们将这封信视为一封真正的信，信的作者是犹大，他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也是雅各的兄弟，正如作者在第一节中所说。

我们或许会注意到，一方面，他谦虚地只称自己为雅各的兄弟，但这也让他与犹太耶稣运动的领袖联系在一起，他只是个奴隶，而不是耶稣的兄弟——耶稣是作者和读者的主。虽然奴隶在公元一世纪的社会秩序中代表着最低的地位，但“奴隶”也可以作为一种尊称，用来指那些声称专心致志地侍奉上帝并自称属于上帝的人。摩西、约书亚和大卫在犹太经文中都被称为上帝的奴隶。

在《启示录》中，基督教先知通常被称为上帝的奴隶，这赋予他们权柄，因为他们在地上推进上帝的旨意。保罗、雅各和《启示录》的作者约翰也自称是这样的。犹大书向那些蒙召、在父神里蒙爱、并在耶稣基督里蒙保守的人说话。

犹大很少提及他的读者。他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会众在哪里，而保罗却一贯如此。他也没有直接提供关于他们族裔群体的信息。

这封短信的内容假设读者熟悉犹太教关于该隐、堕落天使和摩西的传统，而这些传统在正典中是找不到的。他们也假设读者对《以诺书》有一定的了解和尊重，因为《以诺书》起源于巴勒斯坦犹太教圈子，并以其权威性而闻名。例如，它是库姆兰社群的权威文本，因此很可能在整个艾赛尼派运动中都具有权威性。

这或许会让人怀疑，听众主要由讲希腊语的犹太基督徒组成，他们对这些传统有更多了解，尽管也可能有相当多的外邦皈依者，比如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中遇到的哥尼流和他的家人，他们住在海边的凯撒利亚。巴勒斯坦的听众也与耶稣亲属的影响和监督范围相符。虽然巴勒斯坦乡村的居民可能不会受到犹大所说的道德标准放松的影响，但加利利城市中心或沿海平原的基督徒，他们周围都是希腊和其他非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有时他们自己也放弃了这些生活方式，很可能会受到诱惑去尝试。

或许在城市中心，引入希腊式的聚会文化，让基督徒在享用爱筵席时更加自由地享用美食、饮酒和交谊，会更具吸引力。巴勒斯坦的城市读者群也解释了犹大为何用希腊语而非阿拉姆语写作。当然，这完全是学者们的最佳猜测，因为犹大本人再次很少提及他的读者对象。

他向我们讲述的关于他听众的，正是他讲述他们自身的。他们是被呼召、被呼召、被邀请的人，在父神里蒙爱，在耶稣基督里蒙保守的人。犹大书一如早期教会普遍使用的方式，用曾经用来形容历史上以色列的语言来描述特定的身体。围绕对耶稣的信仰、围绕对圣徒一次性交付的信仰而聚集在一起。

以色列常被说成是蒙上帝呼召或邀请成为祂子民的一群人。上帝常被说成是爱以色列，或视以色列为挚爱。但这些受膏者也蒙耶稣基督保守。

在这封短信中，被保守以特定目的为目的的想法将成为一个突出的主题。在第21节中，犹大敦促听众保守自己常在他们目前所享受的神的爱中。另一方面，那些闯入的教师们也蒙神保守，只是在第13节中被黑暗笼罩在阴间，因为他们行事与堕落天使的精神相同。堕落天使没有守住自己的国度，而是越过了神所划定的界限，因此现在被永远囚禁在同样的黑暗中，正如我们在第6节中看到的。在第二节中，愿怜悯、平安、慈爱多多地加给你们，犹大完成了公元一世纪世界写信的典型开篇。

这种问候方式，即寄件人对收件人的问候，通常表达得非常简洁，例如，我们在保存完好的希腊化时期书信中发现，例如在《马加比一书》和《马加比二书》中，以及在埃及沙漠中发现的数百封非文学性的纸莎草书信中。犹大与其他早期基督教领袖一样，对每个元素进行了扩展。在这里，简单的单词“问候”被祈求怜悯、和平与爱的愿望所取代，想必上帝是每一种体验的源泉，愿这些体验降临在听者身上。

犹大鼓励地描述信众是蒙保守和爱戴的，这番祝愿有力地表明了犹大对那些将要朗读这封信的人的善意，同时也使他们对他和他的警告心生好感。爱与怜悯也引发了贯穿这封简短信的一系列共鸣。犹大在最后的劝勉中再次回到怜悯的主题，指引听众们既要盼望集中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上，以求得永生，也要向那些他们看到偏离生命之路的兄弟姐妹施以怜悯。

同样地，信中开头描述听众为蒙爱者，并希望他们继续体验上帝的爱，这回应了信中反复提及听众为蒙爱者，并劝勉他们要常在上帝的爱中，行走在圣洁和忠信的道路

上，这正是上帝恩典的呼召。因此，这些开篇的经文不仅清晰地标明了信函的体裁，也满足了任何演讲开头有力的两个主要要求。首先，确立演讲者的权威和善意；其次，阐明演讲的一些关键主题。

虽然犹大书与所谓的天主教使徒书信（例如雅各书和彼得前书）归为一类，这些使徒书信真正写给广大读者，但犹大书实际上针对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和情况，即出现来自特定教会或教会群体之外的教师。亲爱的弟兄啊，我竭力要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所分享的救恩，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那从前一次传给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因为有些人偷偷地混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人，他们是不敬虔的人，将我们神的恩变为无耻的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

犹大在这封短信中多次称呼他的听众为“亲爱的”，这两次出现在第17节和20节。犹大如此肯定他与听众的感情纽带，很可能有助于增强人们对犹大善意的信任和确信，这与其他那些出于私利动机而非真心爱信徒的教师形成了鲜明对比。犹大给人的印象是，他写的是一封截然不同的书信，我们非常希望收到这样的书信，因为它会更全面地阐述耶稣同父异母兄弟对福音信息的理解以及福音带来的希望。

这也体现了犹大对听众的善意。他早已将他们和他们的信仰铭记于心，并已投入精力帮助他们扎根于信仰之中。然而，当前的事态发展，即巡回教师的到来及其在犹大所关注的教会中的影响，促使他更加迫切地介入信徒的事务，因为他非常关心信徒的灵性福祉。

在基督教会众网络中，总有各种各样的教师在活动。我们在加拉太书中发现，保罗的敌对教师在加拉太省的皈依者中建立或试图建立自己的地位。在哥林多后书中，我们再次遇到敌对教师们，他们试图将自己嵌入保罗在哥林多的会众中。

我们在犹大书的处境背后再次发现了教师，在彼得后书的处境中也同样如此。当我们翻到启示录，我们看到先知称之为耶洗别或尼哥拉党的教师在罗马亚细亚行省的教会中宣扬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对基督教实践的愿景。犹大在第4节中使用这些教师潜入或钻进教会的比喻，清楚地表明这些教师来自教会之外。

在第8节中，犹大谈到这些教师的错误源于他们的梦境，这表明他们就像希腊罗马世界的许多精神导师一样，将他们的教导和权威建立在基于狂喜的启示之上，声称自己与神直接接触，并从神那里获得直接的权威交流。第12节中出现的牧羊人的形象表明，这些闯入者是自诩为教师或精神领袖的人。犹大唤醒他的听众，让他们意识到为信仰、对上帝干预的信念以及在上帝面前蒙怜悯的生活方式而奋斗的紧迫性，他们分享了这些信念，更重要的是，这代表了上帝将上帝的启示真理存放给圣徒团体。

我们或许会注意到，犹大在第三节和第四节的表达方式，将听众与犹大并列，并与这些闯入者相对立。犹大和收信人享有共同的救恩，而随着书信的展开，这些教师却没有分享这种救恩。犹大也将自己和听众塑造成信仰的捍卫者，而闯入者则成为对信仰完整性的明显且现实的威胁。在这里，犹大再次将信仰视为一套启示性的教导，它塑造着信念和实践。

事实上，犹大书更多地会质疑教师的道德实践，而非他们的教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人们普遍将犹大的对手描绘成诺斯替教徒，但这是基于极其匮乏的证据，以及对

诺斯替教实际发展过程的相当有缺陷的理解。犹大书背后并没有像我们在约翰一书和二书背后看到的那样，存在基督论争议的真正证据。

否认我们唯一的主宰和主耶稣基督，更有可能反映出这些教师对顺服耶稣缺乏兴趣，而不是承认耶稣。耶稣本人也曾强调过，认罪和实际的顺服是不可分割的。“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吩咐你们的呢？”他们出席信徒的爱筵，强烈表明这些教师会将自己视为基督徒。

然而，犹大断言，他们的人生轨迹表明并非如此。第4节指出了他们主要的失败，也就是他们对犹大会众构成的主要危险。这就是他们拒绝顺服上帝的旨意，拒绝领受上帝赐予悖逆之人的恩典。

上帝的恩典并非给予我们自我放纵的许可证。相反，它提供了在最后审判时获得拯救的机会和必要条件。正如犹大书24节所说，上帝赐下恩典，是为了保守我们不至跌倒，并使我们无可指摘，满怀喜乐地站在祂的荣耀面前。

犹大的听众本应能体会到，利用施予者的慷慨，并利用施予者的恩惠来达到与施予者本意和目的相悖的目的，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一种侮辱。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在文化上已经疏远了施予和回报恩惠的伦理，即善施善受的伦理，即既尊重礼物，又尊重与施予者之间的忠诚纽带，寻求增进施予者的利益。犹大指责那些闯入者违背了这种神圣的纽带，歪曲了上帝宽恕而非惩罚罪恶的慷慨仁慈，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留有余地，甚至很可能鼓励其他信徒也在他们的生活中留有放纵自我而非荣耀上帝行为的空间。

上帝的恩典意味着宽恕，这种观念虽然与使徒福音相去甚远，但在公元一世纪的教会中却相当普遍。保罗本人不得不纠正他的信徒从他不受律法束缚的福音中得出的结论。例如，人们或许还记得，他不得不处理哥林多教会某些人放纵性欲的问题，以及在偶像庙宇内再次参加宴会的过度自由。

一些受启示的教会中的先知和教师，例如保罗时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会教导信徒，为了与邻舍和睦相处，可以参与偶像崇拜。保罗本人也被指控提倡这种自我放纵，他在写给罗马基督徒的信中极力为自己辩护，强调他的福音所倡导的道德变革。犹大书中所批判的那些闯入者可能也抱有这种心态，或者他们可能只是一群魅力十足的吸水海绵，想从轻信的基督徒身上捞到好处，享受免费的午餐。

公元二世纪的异教作家卢西安讲述了一个名叫佩雷格林努斯的人的故事，他曾以这种方式利用基督教会众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他的虚伪被发现。犹大将这些闯入者描绘成与市场上许多其他空谈家一样，兜售他们的哲学或宗教，寻求从中获利，从不放纵自己肚腹和腰肢。在第4节中将这些闯入者认定为不敬虔之人，引入了一种语言上的联系，将他们与犹大书第15节中我们将遇到的以诺一书中上帝审判的对象联系起来，也与使徒们警告要提防的假教师联系起来，例如我们在本信第18节中遇到的那些。

犹大在第4节中补充说，这些入侵者早已被定罪。声称他们注定要承受上帝的审判，这显然至少会引发人们对继续容忍他们影响的益处的质疑。犹大将他们标记为犯错且目光短浅的人，需要重新传福音和救赎，而不是需要听从的声音。犹大书的大部分内容

将通过历史案例来证明，这些案例主要取自他们共同的经文，表明那些像这些入侵者一样行事的人，当上帝介入并追究他们的责任时，最终会遭遇不幸。

该隐、巴兰、可拉和他的同党、叛逆的天使、所多玛的居民、出埃及的一代，所有这些都是对那些闯入者发出的警告，告诫他们不要走上闯入者的道路，也告诫他们，如果他们继续走下去，最终的结局是注定的。犹大书在这里用强烈的命运论调暗示，这些闯入者正在扮演着他们命中注定的角色，因为使徒们曾预言，这样的人会出现在信徒之中。

上早已众所周知。犹大书这封信的缘由反映了早期基督教运动中预言复兴的更广泛背景。

早期教会确信，在其建立的每个地方，都经历了圣灵的全新浇灌，并彰显出各种超凡的恩赐，尤其是祷告或说方言，发出看似来自自主的预言等等。这反映在加拉太书3章1至4节、哥林多前书2章1至5节以及希伯来书2章3至4节等经文中，所有这些经文都让人回想起圣灵在会众中间活动的高度意识。这在使徒行传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尤其是在五旬节和彼得的五旬节讲道，或使徒们在撒玛利亚的事工，或使徒行传10章中哥尼流的事件中。

因此，检验圣灵所启示的话语，以证实它确实是来自自主的可靠话语，就变得至关重要。正如我们在保罗书信中看到的那样：“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

只好两三个先知说话，其余的就当衡量所讲的内容。耶稣本人曾警告过要提防假先知，他们的话语可能与真理相符，但动机却是自私的，有害于群体的健康。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你们凭着果子就能认出他们来。葡萄是从荆棘里摘的吗？无花果是从蒺藜里摘的吗？所以，健树必结好果子，病树必结坏果子。健树不能结坏果子，病树也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样，你们就凭着他们的果子认出他们来。门徒要考察这些先知在他们中间工作的成果，以判断他们是否真诚。

保罗警告歌罗西的基督徒，教师即使夸耀自己曾见过天使，甚至过着简朴的生活，也足以保证不会受骗。真正的权威只有来自教师与基督的联系。约翰一书的作者约翰一书，是在教会痛苦分裂之后写下的，它提供了伦理和教义方面的考验。

那些未能承认耶稣是基督的化身，或未能展现对弟兄姊妹真挚爱意的教师，并未被上帝的灵所感动。公元一世纪末或二世纪初，一本关于圣灵、教会秩序和伦理的基督教礼仪手册，即希腊语“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在十六章中，用三章来论述如何接纳、支持和考验巡回先知。他们应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和尊重，但如果他们假装在圣灵中说话，却索要金钱或礼物，就会被开除。

此外，他们被限制只能由社区出资提供三天的伙食，以免成为永久的寄生虫，或对当地领导层造成潜在的干扰。属灵的恩赐不应成为永久的饭票。犹大书为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又一扇窗户，帮助会众辨别并学习如何辨别可靠的导师，以及那些会将他们引

离圣徒们一次性传承下来的信仰，并引导他们偏离这信仰在他们生命中指引的方向的导师。